

黄宗江剧影文学选



梅兰芳与马连良



黄宗江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梅兰芳与京剧

黄宗江◎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兰芳与马连良:黄宗江剧影文学选/黄宗江著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

ISBN 7-208-05893-8

I. 梅... II. 黄...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戏剧文学-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7798 号

责任编辑 崔美明

封面装帧 陈楠

梅兰芳与马连良

——黄宗江剧影文学选

黄宗江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c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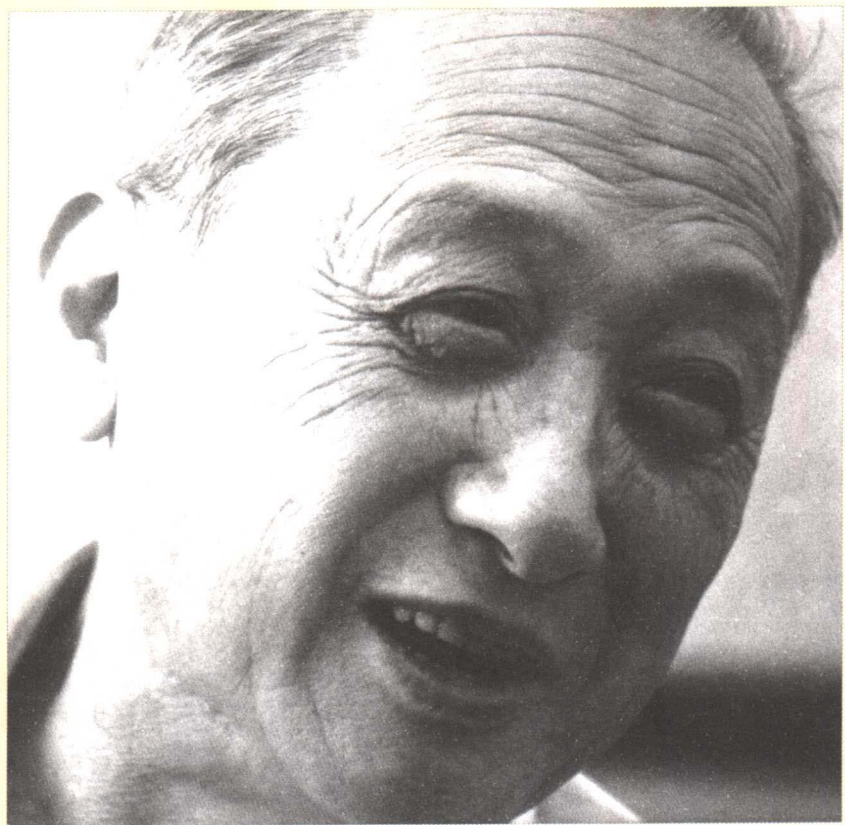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 插页 5 字数 175,000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8-05893-8/I·248

定价 25.00 元



作者像

电影导演丁荫楠为作者治印“梅党遗少”



作者在美国讲授“梅（兰芳）学”



为洋学生示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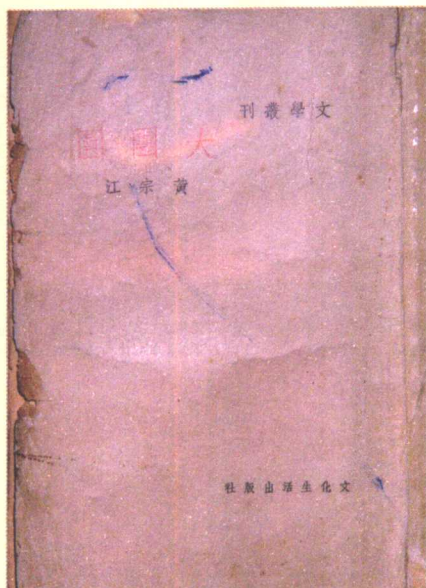


梅兰芳墓前



马连良墓前





巴金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出版了作者的第一个剧本《大团圆》(1947)



电影《大团圆》广告

电影《大团圆》剧照



京剧《清风亭》(马连良饰张元秀)



京剧《风雨千秋》剧照
(李玉英饰秋瑾)



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(梅兰芳饰穆桂英)



电影《秋瑾》(李秀明饰秋瑾)



弃 妇 吟

——代序

有女同车兮，田华，陶玉玲诸星座。她们兴高采烈地说起，“文革”前大跃进岁月，她们一起参加的女导演王苹导的《江山多娇》。田华犹娇地说：“那会儿我们都是娇！”我插嘴：“谁的剧本？”她坦然说：“谁还记得？”我只有默然说了声：“就是在下。”可见敝业之卑微。

印度一同行曾问我，中国电影编剧处境如何？我答：有如古东方型弃妇。孩子是从夫而生的，而夫君即电影导演，每左拥右抱，三心二意，妇则一心一意，从一而终。唯祈儿的父待奴家温存一些，我也就无怨无悔了。来自西土的同行点首合十。

我自幼就迷戏，想长大了就干戏。怎么干？最早是想当个街头耍头偶的流浪艺人，再就是进京剧科班学艺，这些当然只是儿时幻梦，梦想成真的是二十来岁在话剧舞台上当了一名演员。我又感到演员是天才的事业，我非天才，只愿过渡，成一名编剧，编来编去的也就成为一名终身职的剧影编剧了。既托终身，悔也难悔。

但深感到此一行业最为被动，必须嫁夫随夫依靠导演，才得生儿育女，成家立业，否则待嫁闺中，白首垂老。我还算命不错，红鸾星常照，每遇导演错爱；其终局又常爱错，只落得弃儿满堂满仓。

昔有戏剧电影文学之说，如不能上演印出白纸黑字，聊慰于怀。近年来剧影文学失落于市场，戏剧出版社不出戏剧文本，电影出版社不出电影文本，奈何！幸逢中国电影百年盛典，也是以京剧老谭《定军山》为前奏的中国戏曲电影百年纪念，明年又是话剧百年，自己八十有四可称望九；离百也一箭之遥了。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写的剧本，可说是我这剧影人献给我的圣殿神坛最好的献礼，也都是我斯时斯地交心之作，也可说是从剧影形式表现自我的传记。幸逢一系列的百年机遇，蒙邀出版回忆录并相册，似也可聊慰晚岁；但我终究是个写本子的，面对多少未得出台的剧作焉能释怀！翻检库存，猛见我近年写作，就是一卷梅兰芳，又一卷马连良，两位大师并悬头牌。还有一卷以萧长华为模特、我拟自己扮演的《艺恋》，这些可真是我一生剪不断理还乱的剧影情结。哪怕仅以文本形式问世，亦符同行妹宗英赠兄联：“扑不灭的火焰，完不成的杰作。”

首先要大礼拜谢已担当过我两个集子《悲欣集》与《剧人集》的责任编辑崔美明女史，她又不怕亏本地为这卷题为《梅兰芳与马连

良——黄宗江剧影文学选》负责到底。

再一想，剧影杂糅诸剧外，何不将我不同时期，不同品种的堪称或自称代表作的旧作数件一并示众，以示自己快过完的这一生在剧影中上下求索，为剧影文学招魂，并为弃儿叫魂——旧俗，小儿病沉，夜半空巷为之叫魂。魂兮归来！

正是：弃妇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！

2005 夏初

目 录

弃妇吟

——代序 1

人间天上梅兰芳(电影文本) 1

千古绝唱马连良(电影文本) 34

艺恋(电影文本) 64

大团圆(话剧) 98

贺龙刀(京剧) 251

古舟子谣(音乐剧) 281

绿

——忆楼兰(戏曲) 319

人间天上梅兰芳

(电影文本)

云天无际，

云带飘移。

梅兰芳扮天女的飘带如云飞舞。

片头字幕呈现在云舞中。

风云骤变。

《生死恨》梅兰芳饰演的韩玉娘身中雕翎，在奔逃中大跑圆场。

惊涛骇浪。

远似一叶孤舟，

近则一艘货轮。

梅兰芳满面胡茬，穿了身旧棉袍，手攥船栏，神色仓皇。

心声：“这太平洋可真不太平啊！……打起来也好，兴许能打出个太平来！……能想得到吗？我梅兰芳这么着从香港回上

海……总算有家可归……芝芳在家得多着急啊……”

旧上海，马斯南路，梅寓，楼头卧室。

福芝芳痴对白玉观世音像。

马斯南路梅宅门首。

梅兰芳挟简单行囊，急按门铃，又击门。

老宋头缓缓开门，惊喊无声，抢接过行囊，直奔楼上，冲着福芝芳欲语无声。

梅兰芳立在了福芝芳面前，更是一言难尽。

福芝芳泪语交迸：“你，你，你！……电台上都说，那条轮船沉了，说你就在上头……你，你！……”

11岁的梅葆玥和7岁的梅葆玖奔了进来，你拉我拽地，替不懂在人前表达激情的东方女性妈妈抱住了爸爸，一片狂喊：“爸爸！……”

福芝芳这才恍然：“我那两孩儿呢？我那两孩儿……”

梅兰芳：“你放心，放心！冯六爷托人把他俩带到内地上学去了，比在上海上学总好点。日本人进了上海，他们什么不得一

把抓……”

福芝芳：“你做得对！对！……老宋头！”对老宋头比划了一下碗筷吃饭状。

老宋头连连点头，手势比划，显然是个哑人，老泪纵横地走了。

福芝芳：“快放开你们爸爸，让他先去洗个澡，别把身上的虱子什么的传给你们！……好好刮个胡子！……”端详着，“这还哪像梅兰芳啊？……我的美男子！……美女子！……”

梅兰芳在浴室，拿着长柄刮胡刀，仔细地刮着脸，端详着，刀停。

干干净净留了小胡子的梅兰芳，穿着浴衣，出现在福芝芳面前。

梅兰芳：“娘子，你来看！”

福芝芳：“留着胡子了！”

梅兰芳：“嗯！……兴许能用它挡挡驾，在香港那个日军酒井司令官，就给我来了个三顾洋楼，说什么是老朋友，倒也是老朋友……我说我老了，我唱不了啦，还不行吗？……当年，他们的太子，如今的天皇还看过我的戏哪，总还得讲点面子吧！”

福芝芳：“能讲吗？怕就怕他们要的就是你这面子……可这刀

对刀，枪对枪的，杀人不眨眼啊，这面子能给吗？”

梅兰芳：“那咱们就殉了！”一手拉着葆玥，一手拉着葆玖，
“……反正这戏我不能唱！……”

福芝芳凄惶地点首。

福芝芳：“说真个的，你还想唱吗？”

梅兰芳：“想，想死了！死了也要唱！要是不唱，我还是梅兰芳
吗？……”

一缕朝阳照进“梅华诗屋”。

梅兰芳穿着华美的晨衣在作画，画的是“达摩一苇过江图”，
仿金农，或任伯年。换笔题字：“穴居面壁，不畏魑魅，壁破飞去，
一苇横江。”

对也穿着晨衣的福芝芳说：“我今后就要像达摩老祖一样面
壁，面壁十载成道，驾一苇叶，驰骋四海……”

福芝芳：“还到美国，到苏联……”

梅兰芳：“还要到日本，不是今天杀人的日本，也不是昨天信佛
的日本，而是——和平的日本……日本真美啊，那富士山真美啊！
芝芳啊，可惜你那年没陪我去……”

福芝芳：“十年后我再陪你去。”

梅兰芳：“也许用不了十年……”

福芝芳：“不管几年，够熬的！”

梅兰芳：“能熬总比熬不住强！咱们如今连‘木兰从军’‘梁红玉抗金兵’，也不能唱了！……咱们的老朋友许姬老总爱说什么‘百无一用是书生！’如今啊，真个是‘百无一用是伶人’！”

福芝芳一时没听懂：“什么灵……”

梅兰芳：“优伶，老伶工的伶，又称艺人，俗称戏子。”（起叫头）
“想我梅兰芳今日乎！……”

锣鼓声渐显。

从达摩座下的江水中，幻像渐显。

昔日的梅兰芳，扮演花木兰戎装夜行。

花木兰（新水令）：才从市上买鞍辔，

策长鞭追风驰电。

朔气传金柝，

风吹铁衣寒。

月色当天，急忙里，莫迟延。

（折桂令）俺生小，识兜整，

装束锦带吴钩。

窄蛮靴欲蹴天骄，

征程未久，早到了黑水前头，

这一搭霜林红透，

那半壁胡骑啾啾，

俺双亲常挂心头，

听不见呼女音柔。

俺此去呵只索是冲锋报国，

不承望挂印封侯。

又近函关头，

趱行向前莫停留。

众战士在夜林中翻滚扑跌。

昔日的梅兰芳又扮做梁红玉，出现在金山擂鼓。

梁红玉：遥望着——江风浪拍天高，

我撒网中流待钓金鳌。

猛几阵军中鼓角喧号，

鲸鲵动开巨浪撼奔涛。